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九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四十三

忠告

上張太岳相公 彭 輅

丁未榜出三宰相而天更斬於李殷兩公獨昇閣下以天下之重意可知也既而受玉几遺命輔艾冲聖主巍然冠列孤卿之上無論天下之所注仰不訾即同榜後塵若僕亦幸太平丘壑置此衰殘誠不願如昔者諸君

之以三年喪望閣下使一日離君其位者惟是三年之喪為天下之所共有而獨五君言之主上以社稷計而怒拒之大臣臺省不惜異同而保留之于是閣下幡然以安社稷利生民為已任不三年服之苦次而服之官邸以權宜之術酌經常之制賢者作為固不可測但一時主臣上下若共去三年之禮而獨歸之五君者則閣下於此計必大有旋轉大張弛足以厭服五君之心而與之持衡並重不使獨擅其名于天下至今未見也閣下誠有意乎則所稱旋轉而張弛者無過自五君始當彼譁然上章稱引古禮過為高論非必出于

邀名特泥于綱常二字若先朝羅倫之望李文達耳然文達之待羅倫僅以提舉處之天下以是不深究李公乃昨歲諸君杖之幾斃而削籍猶然丘里若諸遠戍則北去窮邊南投瘴海蠻夷羅鬼之使與居處之固為過當不知此即唐宋遷人藉以振聲名而到今者是閣下名震已以威權而實與人以地分也頃已改歲踰時曷若召之田間釋其戈戟或處之閒散或投之雜職若解縉之吏目河州陽明之丞貴竹稍々引還所謂恩以絕日為厚而休々有容閣下度越千古矣更當知罰不嚴

則名不震過不容則賢不顯故推轂光弼者汾陽之度量也引援希文者夷簡之智計也正譎不同而人並稱之儻諸君者一旦不幸蒙冒瘴癘不勝苦寒而捐骨遐裔則國史野記誠不忍以衡保之賢而有殺士之累也僕素以鷲名敢藉鴈行故誼一致忠告敢効望塵掃門之客日貢甘諛營趨晝日之市所欲物在其中矣

與周以言 皇甫湜

湜再拜致書以言周君足下僕不佞才有定源識無圓照外傳甫就沒事翰墨沉酣經史俯仰自繩古之英豪

博達僅有所得萬分一耳未足云巧也况乎人情世變曾未營之于念憲間能與拙者異談哉是以擯削日尋塊處無友獨于一言表裡相契若僕固無所取意者以言之多情乎僕誠何人敢負知己窈自惟度錢財不足以恤君之急敬稱不足以發君之光輒欲披情素吐憤懣長鳴于前以言誠為僕聽之憐其意察其說辭未畢而投屣激昂是僕仰酬知己之日也夫天以寬洪予人而以嗇薄震物僕之自明必非王公人也安居鼎食必其異乎僕者也或不免一策名于朝亦未可謂必然耳

僕之畜薄于彼者固有所居而僕亦非昧々不自摩揣
悠悠久于妄庸者操弄筆硯旁羅搜剔苦心焦吻至忘
寢食者十有餘年于茲以言視僕以為有所得乎其視
古之英豪博達有與之相匹者乎使僕之未有得也古
之英豪博達猶甚去之遠也而况齒髮漸改人事迫身
雖有成就未極所懷每以思之神魂震蕩譬如委轡之
臨深淵也好學如僕苦心如僕衆皆以為然而且未免
過慮百思疚心未如僕者又将若之何哉今以言有聰
明之資有浩曠之才僕嘗伏觀其三間原孝雜文友人

書席阜維揚遊京師諸篇琅々可誦度其橫鶩策其雄
力終當展其驥足耳其用心深處又見于內經解鈎致
玄旨獨見超朗不蹈前人父子積心神明若扶而落魄
不羈時復委散篇翰寥落收卹莫顧惜此竒寶棄諸泥
塵鏘鏘補履良工痛之以言之齒長矣忽爾浮沉筋力
異昔雖欲驅策末路無從僕^知以言後世不知萬年長
恨誰任其悔乎後世不知猶有可說苟有知者重以言
之才考以言之友僕不能移易其心成就其德匪人之
誚亦將不免以言聞此能無惻然夫駑鈍者不前索居

者寡聞天之與我者弗可遠時之憂我者弗可挽以言
既委于畱薄之天而處其時矣有其才矣又有僕以為
之友矣留滯偃仰自同時人以言罪過可勝解哉伏願
專心極慮勉卒所業以僕書之至日為始刻厲速期貧
乏勿以加其好尚妻子勿以累其胸襟要其所之僕且
瞠乎後矣是使以言不獲罪過彰垂無窮僕非匪人異
代瞻仰盡此一言而已年序崩迫握筆慷慨以言裁覽
動色幸甚涕再拜

與黃泰泉 王漸達

不會將兩月餘欲常一會冀有所講明彼此求益但
迺來見吾丈應接太狹非復如昔時京都西甌初向之
時常在越山講堂相遇款聚得以泛容盡領教愛為慰
也今之廣城士庶不知者則曰泰泉官高望重勢則致
然而我知其非也其稍知者則曰泰泉自負問學勢
則致然而我知其非也蓋吾丈賦稟翕歛泊無所好
于事物之來若干涉雖然此固美質也然而偏矣君
子之學也求以變化氣質而已矣是固柔者養之于剛
暴者養之于和翕者養之于豁隘者養之于弘馭者養

之于純輕者養之于重蕩者養之于約盈者養之于歉
使囿于氣稟者渾然融化如此乃謂之涵養謂之學問
謂之聖賢真切之訣舍氣質而言學所學何事乎故程
子曰得後須放開不然只是守蓋為有所局者而言也
吾聞管幼安兀坐一榻二十年當膝處皆穿可謂遵矩
矣然避地遼東興禮樂設俎豆與衆行之而從之者數
百家未嘗不開豁也邵堯夫三十年冬不爐夏不扇可
謂簡靜矣然而與司馬二程相講論於洛者三四年故
有花下小車之句未嘗不開豁也明道終日端坐如泥

塑人可謂敦重矣乃其接物渾是一團和氣故有傍花
隨柳之詠未嘗不開豁也朱子自守剛方動拘禮法可
謂嚴厲矣然遊玩山水白鹿南嶽多有紀述未嘗不開
豁也白沙之不見當道重于取予可謂狷介矣然豪吟
于黃雲紫水之間寄興于五臺江門之下未嘗不開豁
也是五君子者其植立可謂盛矣求其致此得吾心之
樂而已矣得吾心之樂則欄柄在手而天地宇宙皆在
吾度內夫何窮通得喪富貴貧賤多寡有無之足論此
心之樂乃千聖相傳之秘訣也是故尋孔顏樂處尋此

者也有天下而不與、此者也吾丈近日篤志于心身之學而于此猶有礙焉何也求身心之學而于此猶有礙焉則氣未能純變而此心之樂終未能執其柄而起然于天地宇宙之外則官高負學之議吾固不能解于士庶之言矣特在平時過愛故敢于規諷自附于交道之末惟吾丈其圖之直重乎以

上陸五臺大司寇公

沈懋學

不佞兒時即聞名公山斗高明先大夫且辱莫逆交竊自附通家子矣願曩因經生樊籠俛首幸茲通籍明公

且為畫錦游無泛樞謁碩左識荆傾仰丰標大愈飢怒頃者聖明眷注晋陟崇塔謂超順風光霽有期矣乃不佞病甚疏乞青山五湖返棹即道逢仙舟北上莫能強起向牙樯再拜通殷勤也黯矣消魂可勝延結江陵相公遭逢才識千載一時宗社賴之真不可舍朝廷休居終制至奔喪僅違數月固人子迫切深衷自不容已者豪傑非常書生譚之变色且春留既切相公已不忍辭而臺省文章幾于上言德政故二三子生歿爭焉見雖蔽影心實持衡虛已優容益徵雅量昔者呂尚鷹揚而

夷齊叩馬君子兩是之今日之事猶是也何過罪乎二
三子即二三子罪謫自甘如天下人心何相公故豪傑
而衆人不皆豪傑也詎能置百喙辨哉君子亦貴乎握
机運化嘿安人心爾矣迎者懇既請歸視墓預定浮言
潜培國體雖惜其稍失先後著而較之不行固不啻什
百千萬矣人傳明公貽書諤、稱大臣風節即相公至
情定笑擬有此行而明公之功自不可掩然不佞尤謂
苾苾以往為相公計安社稷猶尚多勞尊憲耳夫詢謀
貴博受善貴虛義取相成道羞偏黨故日月互藏其宅

舟車各效其長鹽梅異味而和羹水火殊性而濟用功
私並育鈔在同歸若伐異而黨同是升沉姦景水陸滄
途爨夫執一物以烹飪庖人挾一味以調鼎而參苓薑
桂不得同劑相佐使也必同己者而後與則協贊之庭
無吁咈和氣之侶無虎爭麗澤之交無規切犯顏強諫
不為忠直諒多聞不為益而未雲魏徵唐介韓琦之儔
不立于英詎之朝也豈獨才賢以取阿附斥哉又將有
假豪傑非常之說以伺其意而售其奸者而諂諂面諛
之人至矣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言用人也士君

子操修盡由此道而相臣任天下重尤在所先上古諸名公所以顯鴻業垂休光並可考鏡而三代而下軌轍非殊是故戶牖竒計智矣而交驩之策啟之陸賈曲江直道賢矣而軟美之諷取之長源姚之敏宋之毅才矣而知古今典厥政資之高仲舒齊澣至懿侯擇術于蓋公懷英儲藥于行冲新豐受名于子壽自昔相臣未嘗任已也如必同而後與則一已足矣何以人為昭代不設丞相而入閣辦事職在論思漸至擬旨進呈受爰稱政府蓋權無所統勢必歸之入贊萬机出揆百職儻非

翕受何以兼知宣仁以還居政府者若干人類皆以用人而裕用已而敗若嚴嵩之自用皆相公所目擊其敗者况才如相公識如相公老成諳練如相公寧獨不辨于此哉昔者徐相公弘度過信人言而待問諸君湯不相体叅之私薦禰之曲說相公旁觀起厭預有所懲且主少國疑執持當定多言亂聽恐滋紛更以懲弊之心際鎮靜之時操凝成之柄而已之才識足辨經綸人之謀猷或迷肯綮是以不感人而信已也詎知懲心者每易至于過而用人在我道貴趨時尤未可執而不化今

四方寧謐事有成規較之定鼎之初稍有不同似宜博訪深思相資為用曰私薦曰曲說吾置之不聽已矣何遽至併廢人謀也信已則聰明不克周知尚同則小人得以投其所好相公固未必廼爾而風散氣象漸有可憂不可不為相公預計也且天下之事机决于意俗成于風意運而形從風行而化達今使天下聞風者皆曰相公不用人言而人更得以窺其意之所向此豈可以令人當世哉夫大臣以天下為一身原無異同原無恩怨頃者二三子之䟽多常人語固未足與探相公心議

天下事而意之端風之自相公獨不能超然遠覽穆然深思而遽以異已懷忿心僕竊為相公不取也杖謫言官處之誠為過重而片言不抹人或心非在相公固將謂二三子以我要名肺肝未淨不知二三子由此立名渺乎小矣而相公倘一優容便同覆載明珠照夜螢火無光太陽東昇繁星自失譬之波橫江海蕩乎無散而浸稽天洪濤浴日固無競于溪澗之急流也彼急流者順之則潺、耳浚、耳扼之則震相公不忘二三子反以堅書生之說資孺子之名是所謂擇細流而扼其急

奔之勢也何取于善策哉相公才如此識如此遭逢如此願附青雲樹勛業者誠憐不能舍而相公亦自謂能留心天下士嘗手記而心存之獨無敢言于左右者即欲有建明而英風獨智位絕百僚疎且卑者言未易達之亦未易詳不佞辱年家子意最渥知最深思效一得之愚數矣而近名是懼出位是慚又竊見疏中語一則曰狂童二則曰奸黨三則曰儉邪若終未忘二三子也者不言則慮在國家欲言則恐招尤悔而彷徨過計抑鬱深思愁竟成心病偃卧百日餘遂乞骸骨此意

故未伸也第念明公德望才名素為相公推重非明公不能詳言亦非明公不致深信故敢吐膽下執事夏五相公當奉命還朝計得與明公叅密議伏惟擇可言之

上陸王其子書白評謬名補

相公為全人建全業聖世屈全策得全昌國家臻全盛享全福天下幸甚萬世幸甚病中謹陳崖略未罄鄙衷伏惟崇照

奔之勢也何取于善策哉相公才如此識如此遭逢如此願附青雲樹勛業者誠憐不能舍而相公亦自謂能留心天下士嘗手記而心存之獨無敢言于左右者即欲有建明而英風獨智位絕百僚疎且卑者言未易達之亦未易詳不佞辱年家子意最渥知最深思效一得之愚數矣而近名是懼出位是慚又竊見疏中語一則曰狂童二則曰奸黨三則曰儉邪若終未忘二三子也者不言則慮在國家欲言則恐招尤悔而彷徨過計抑鬱深思愁竟成心病偃卧百日餘遂乞骸骨此意

故未伸也第念明公德望才名素為相公推重非明公不能詳言亦非明公不致深信故敢吐膽下執事夏五相公當奉命還朝計得與明公叅密議伏惟擇可言之會收罕譬之功釋諸子以安人心集衆思以廣忠益使相公為全人建全業聖世屈全策得全昌國家臻全盛享全福天下幸甚萬世幸甚病中謹陳崖略未罄鄙衷伏惟崇照

大封崇德

事全斷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誠中難耶蓋如未嘗備采
財公誠全入其全業運世出全業裁之曰國家報全道
會外罕觀之曰難信子以安人以事舉思以惠忠盛吏
財公嘗奉命置印信於與財公恭慈肅外封報可言之
不論善言亦非財公不效難信姑姑如難不勝事長五
財公嘗奉命置印信於與財公恭慈肅外封報可言之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

書四十四

忠告

上趙相公書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言曰上趙相公書 許聞造今對不夫不魯三而閣不
恭惟相公閣下負山斗之望位百揆之尊真可謂以非
常之人居非常之任者矣願有非常之望則中外之倚
賴甚殷居非常之任則閣下自待甚不宜妄自菲薄竊
觀自有君相以來譜牒編年紀一代之君必系一代之

相靡人或遺靡微不彰靡慝不著論政原心治亂盛衰
雖隔千載宛然在目閣下以今日國勢為治耶亂耶盛
耶衰耶聞造謂興隆之軌不一而今皆背之衰亂之跡
亦不一而今皆蹈之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周任有
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陛下失不啻三而閣下列
不在二兩月以來不聞封還一詔不見匡正一事未嘗
救論一人中外洵疑閣下曰陛下惡銓部而加舉于
會推嚴譴空其曹閣下爭虜入遼左守將擁兵不戰陛
下薄責守將而逮繫監司失輕重壞邊事閣下宜爭陛

下括金于滇金不中程督過撫按道府科臣楊恂循職
掌匡主德良是而陛下重加罰治閣下宜爭邪臣劉世
延窺伺好尚導慾行諛而陛下竟令聽讞之臣罷官聽勘
閣下宜爭諸龍光觸犯權勢罪不足死而必欲死之為
將報讐使陛下法不信于天下而民無所措其手足閣
下宜爭平壤之戰乘勝力攻倭奴宵遁大將軍悉索精
銳追躡碧蹄輕敵寡筭全軍覆沒而陛下必欲叙功弗
查宣捷弗問閣下宜爭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量材授
官銓司之守今不分職掌猥云專擅是陽授之柄而陰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九十一
二
掣其肘也陛下不悅于銓部閣下宜爭陛下槩罪言官
動稱結黨或疏未入而先設不然之意或事已定而故
示矯枉之偏是責之言而扼其吭也陛下不悅于科道
閣下宜爭朝鮮之役經畧未行亦和議先定損威辱國
萬口喧騰而大司馬靦顏在列不畏清議不顧羞恥閣
下宜言故以閣下非常之望處非常之任而令聞休譽
未歸于閣下者良以人情鬱塞在此數端中外所仰望
于閣下者惟此中外所觖望于閣下者亦惟此閣下誠
誠宜奮然陳力捐軀畢志相業焯赫大慰群望聞造之

大願也即不然閣下第言之奏雖寢國是猶將賴以定
閣下雖去臺省猶將藉以伸其說誠不宜嘿々久居于
此也趙御史柳御史章御史不諒閣下之疇昔故素而
妄疑閣下于曖昧影響以為閣下改節易行持祿養容
言詞媒汚流布中外夫以堂々天朝休々碩輔而橫被
口語不自洗濯豈所以重漢相勵臣節哉方今陛下深
居高拱于法宮六卿強半杜門于私第臺省諸臣望九
閭而不得進一時主德民生士風吏治繫閣下一人是
賴而以尋常之心處非常之任竊為閣下不取也山陰

相公志不行而以五疏決去姚江太宰志不行而以十
四疏決去陛下以為去者其志難挽則不去者將唯言
莫違也誠閣下以去就爭如二公繼閣下者又以去就
爭如閣下陛下能不竦然悟翻然改乎不然忽為杜門
忽為開籍聞造窈惧夫門樞之踰且啟也聞造曩昔見
閣下于河間閣下為之禮進之坐又論其世而贈之言
七年于豸枌榆舊恩莫緣仰報輒敢因時講會而私效
其悃、之愚如此惟閣下登愚忠而恕其罪

上唐荆川尊師 萬士和

人之相與而可以盡言無隱者莫若師弟之間然先生
每苦某之難悟而某亦不敢輕進一言何也某之難悟
則以性鈍而心散包藏怠緩之意多而磨勵真切之志
少是以每到病痛便覺難醫此某之不能承受處也若
某之不敢進言者則有二說先生每事皆求定見其見
一定信之甚堅而持之甚固即有學識與先生等者必
不能回其既定之見而况萬分不逮者欲置喙于其間
豈非跨海涉河而使蚤負山乎先生聰明蓋過一世凡
有言于左右者不待其辭之畢而已洞見其所言之情

皆不出其料度之內是以視之也甚易而動之也甚難夫信之堅而持之固則人必不樂告以善雖無拒人之心而不免有拒人之應視之易而動之難則于庸言近論無一愜意而取快于非庸言非近論之間由是好為新奇以上下其游辭托為異術以文飾其膚淺者時中其巧而使得售其奸此二說者某窈妄意其如此不知其然邪否邪倘先生不以為然則和雖淺近無知得以盡言而無隱可乎先生身有所擔當直欲為宇宙間創開一路續從來相傳法眼心源以鍛鍊而通融天機

以無欲而昭著豈某之所可窺測某之所欲言者非敢議之于精微之際而直求之于形跡之粗耳所謂求之于形跡之粗者亦有二說好尚之少偏應接之過當也先生于同氣相求處甚為懇切故欲其意思之懇懃而嫌其形跡之踈濶是以窺伺者常滿望而忠信者常見疑某雖癡慙然常謂先生之意可以探而取也其人之未見也而謬為恭敬則不問其可否而皆得以親厚其既見也察其指意而虛為好語則不問其言之真偽而皆許其由衷徐而察之而非親厚也非由衷也乃推而

遠之然而向之容而受之者吾心已為乍喜矣其待忠信之士一事之過差或由于註誤而槩其中心一跡之或踈本出于無心而疑其叛去徐而察之而非中心也非叛去也又容而受之然而向之推而遠之者吾心已為乍怒矣其乍喜也不但行于矯飾不正之徒而或及于智慧有餘之士其乍怒也雖不施于光明磊落之輩而時及于中才以下之人是以人之交于先生者若賢若不肖當其容而受之也其熱如火及其推而遠之也其冷如冰故某常疑先生之用人未必皆心腹之賢而

賢者之用于先生也亦不能無不盡之嘆此豈非由于好尚之少偏有以致之歟君子之行藏視世之用舍而其憂世之心則不以用舍有異但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可以有憂世之心而不可以露臧否之跡徒露其跡而無救于亂則東漢李杜諸人所為也某見先生凡接士夫絕口不論人長短可謂無臧否之跡矣但扣門求見者均之以是心至者也而先生乃或見或不見至于一日之內而有見有不見在先生固自有意非以見者必賢于不見者也而人之欲一識之而不可得者遽以

為列於不肖之目雖面斥而衆辱之無以踰其怨也怨不怨於先生何足損益但于處世之道或者任情而不任理終覺未安耳見惡人以避咎與夫默足以容君子委曲以處亂世者如是先生卷舒存亡之理籌之素熟而明哲保身處即號為智者不能如其慎密然某不免于前所言者以其避之於幾微形跡之間而不曾之于性質作用之際也某自渡江來有人以先生行事言者一以為握官府事權一以為有府官求見值先生飯客吏人已趨報而先生乃謹避之及吏人再至座客猶在

也其前之所云甚俚鄙無稽可笑而乃出于故交項甌東之口豈非不肖有司因先生絕之太甚疑先生言其短而造為之乎其後所云則往來于門下者所述雖某亦以為此先生之常也是豈非否臧太露而人情大有所不堪者歟此和所以為應接之少過者也是二者和又妄意先生所稟過高性質意見之用多而虛以觀理物來順應之功少即此而往恐終為功名氣節套住而于聖人之道畢竟有差苾來相傳法眼非先生任之而誰任乎雖然此大率所謂求之形跡之粗者也并畫筮

鷄何以為見而遽談天說海祇露出本相覺得見識之
每下耳反欲以迴先生之駕而動先生之聽某之罪其
又何可逃歟

答李四可書

袁昌黃

尊駕歸時僕兩叩門適值他出不獲一見及駕行又不
獲臨歧款別以布其愛慕之忱方且愧憾乃辱貽書寄
誨厚德虛懷兩覩之矣前輩謂宦途為毒蛇聚會之所
又謂縣官為出門第一坑塹語皆有味足下高材偉畧
不難宰割而操刀製錦良有法程竊謂德政之要惟在

處事接人而已處事之道有三一曰防微二曰舉重三
曰存体所防者不但事起于微宜早加檢點即自己性
情亦常從微處涵育如喜怒方萌調制為易及其漸著
則有欲禁而不能者何謂舉重人之所為有才者以其
善處事也欲善處事在知所先後而已每開縣門衆事
紛至而一身不能理百事須擇其重者而舉之止取目
前最急者料理其餘可發則發可置則置雖有千百一
時清楚矣何謂存体凡事須識大体其于零星節目不
必深求上司有上司之体縉紳有縉紳之体秀才有秀

才之体如士與民爭既以理斷其曲直矣須稍存士人一分体面然後方得其平如弟與兄訟則弟之理甚直亦須存兄長体面而教弟以讓昔有一清官署某縣印節推查盤待之甚倨不折席不送禮自謂風力及問罪則其縣獨多征逋則其縣獨急代巡令驗運段每段判一不字則法當中裂之只此一節何止數百家號哭也節推固任性亦由署印者不存查盤之体激成之耳一已之官有何足惜為地方為百姓豈容固執哉接人之道亦有三一曰謙卑忍辱二曰禮讓接人三曰收羅豪

傑何謂謙卑忍辱質直好義足以達矣又必察言觀色憲以下人下人一節大是難事心雖欲謙而形骸未化則不能下伎倆未忘則不能下此須大著思慮來平常謙退猶或可勉強退而至于忍辱則孟子三自反之說當深念而服行之不特上官折辱理應安忍即劣士頑民亦容有非禮相犯者決當虛心寧耐而徐觀其理之是非稍不能忍事便錯矣何謂禮讓接人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原是聯屬人心之道遇君子則戲言毋失成色務循、款、以求通其志遇小人則正衣冠尊瞻視使

不怒之威凜于斧鉞僕受李漸庵之教五年縣令即祁寒盛暑未嘗褻服坐堂是用終月不用刑終年不問罪而四境肅然何謂收羅豪傑為政欲得人心非人人悅之豪傑歸心衆將為往然不特士大夫中有豪傑即百姓中亦自有豪傑須明察而禮遇為蘇子瞻謂天子必有所私之臣將軍必有所私之士使之倡率而從令者也得罪豪傑不特非禮相加豪傑而以衆人遇之彼必解體此皆某所聞于前輩而試之有驗者謹獻之几席以塞惓惓之問因門下士俞王賓來便俯布區區言

與湯海若書 袁 黃

今天下方蒙爾亦役爾足下抱俊才高調安之乎僕為足下謀明洞八埏吾守其黑氣壓三軍吾居其柔辨若懸河吾用其默人知我則出所得相磨相勵而不尸其能不知我則擴此之奇涵彼之庸而立于無何有之鄉足下與虞葑大方讀易坤之象曰君子以厚德載物窮謂持之而不使傾捧之而不使墜任其踐踏而不為動斯之謂載積之甚深養之甚固收衆流而不拒納群穢而不辭測之莫得其涯窺之不見其底斯之謂厚

釋氏亦有言曰身為床座遍三千夫床座豈易為哉居最下之位而勞者待以安走者待以息牛羊踐之不加怒尊貴履之不加喜此善載物者也吾儕能爾乎雖骨肉至親稍一蹴踏輒有憤心已則終日跳梁而怪人動色不惟不能載物而且為物所載不惟為物所載而且咎物之不善載我斯亦過矣此眾人通病而高才能文章者尤易犯以其恃氣而卑視一世也僕與足下相慕頗深邇來也蒙足下招我惠我有殷勤願我無以報以此謝足下不為薄矣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一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四十五

忠告

與嚴天池書 袁 黃

僕非良駒辱伯樂深知朝夕惟慙負是惧竊有賦七之采積欲獻之几席幸垂聽之蓋聞圖形于影未及纖麗之容察火于反不覩洪暄之烈是以問道必窮其源觀物必洞其裡今天下任子有聲望者獨瞿元立與足下

耳足下日用間觀色聞聲能一一洞其本來否長者素
 篤寔未嘗自欺然發已自盡之外能循物無違否守法
 者未必是而通融者未必非奉公者未必賢而亮情者
 未必不肖任勞怨者未必有益而慎動自守者未必無
 功者金壇于公湛擇塔得無錫之華生告其女曰吾三
 任都憲歷十有七年未嘗輕入人死罪華生不患不得
 科第患居官或刻耳後華為右江節推執法不撓歷三
 月而入大辟者三其妻述父言告之華曰我為理官律
 如是吾依律斷而已若廢天子法而市已恩非忠臣也

後屢入人罪其妻屢勸是守法不如通融之一驪也我

輒以律斷者之身于孫貴顯累世而華竟絕嗣

朝雅樂定于冷謙聲音器數較宋元獨得其真九樂舞
 生十五年一考必精通律呂者始與選當事不解音律
 多寄耳目于他人後貴鄉一人為太常卿一意奉公不
 聽旁人片言而于古樂懵無所知遂將通律呂者悉黜
 不錄由是太常諸生謂演習無益不復肄業而古樂遂
 廢夫以一念之秉公而廢國家三百餘年之樂此必非
 君子所安也是奉公不如亮情之一驪也海劉峰信古
 書謂三吳水利當浚吳淞遂犯眾怒而力開之未幾皆

於為平陸則所任之勞枉費財力所任之怨亦徒拂人心而已此又任勞任怨不如慎動自守之一驗也昔黃石龍以任子入經筵官八座而議者以為克祿其職夫石龍居官之後礼陽明為師歸心齋龍豁為友日以遷善為務則其學益精而官克祿毋感也足下素有遠到之志其肯遽以為足乎薄儀侑緘以路遙不能帶長物而家訓一部則載建文之事頗詳伏希由覽

三上季老師

徐必達

必達自老師拜相以來凡再上書矣豈敢昧于斯數之

誼第必達以雕蟲小技受知老師與諸門生同而由都之奉教令奉奔走則必達獨也語云千人之諾不如一士之諤又曰好面譽人者必好背而毀之必達面目猶在詎敢比于背毀之人而近睹老師舉動章疏反之此心寔多未安若不析其肝膽面相折証是大負老師也夫老師自拜相以來未嘗有舉動也而惟無一舉動此必達謂舉動之未安者也古稱諫不行言不聽未有不諫不行而輒委之不行不聽者也今姜參政黜矣宋御史黜矣幾于立仗一鳴矣而數言揭救未見以去

就爭也以黜兩言官而謂由內閣主張不可也此所謂一
無舉動也然以黜兩言官而內閣一無匡救此老師一無
舉動乃必達所謂老師舉動之未安者也始見老師
自責自訟一疏最被溫者意老師無乃昂出子旋聞
老師又有乞去一疏必達大喜謂此必以去救兩言官
也昨暮始得全疏讀之則疏中所云十宜去者又甚非
所以宜去者也請畢其說其一謂福過災生宜去必達
謂宰相一身乃造福天下之身非享福一己之身也老
師患不能為天下造福耳何災是虞不宜以此去也二

謂人疑老師為南輔門生必不相容宜去夫門生毛相
行寔皮相也南輔妖書一事老師屢進讜言嗣後執政若
狂若醉正與老師方圓冰炭不相入也中州忠肝義膽
賢者莫不歸心老師既具有中州肝膽何難盡反四
明故轍既相反矣皮之不存毛安附乎不宜以此去也
三謂老師已無芥蒂諸人未能忘情宜去必達以為虛
舟飄瓦此涉世之方非自修之寔也可以處田野相詬之
夫非所以荅殿上相爭之士也有芥蒂固萬不可一
無芥蒂安能了事如姬公之碩膚不孫則四國之流言

言孰明老師俱當章明相業以塞人望豈止割斷芥蒂
以諧人情不宜以此去也四謂人索老師于形貌套數之
間宜去此處更當商量夫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惟枕
流漱石則可詎吐哺握髮所宜有也孟子責訖亡者而
第求之聲音顏色間詎云形貌套數可無慎諸老師試
想休亡光景可憎者乎可愛者乎有味者乎無味者乎
惟老師化可憎為可愛無味為有味四海之士何不輕
千里而樂告之善不宜以此去也五謂援寡勢孤宜去
夫老師之誼原不植黨但稱人善美事也何至私論私

憐者不敢顯訟諸人揚人惡陰行也何至形諸白簡者
肆無忌憚有如萬世之後私論私憐者竟莫信以傳信
而形諸白簡者遂至疑以傳疑此時誰有以爪牙加之
之說為老師白者願老師倣古大臣風烈寔措諸事果不
我用則有不可則止之誼在當使私論私憐者吐氣揚
眉而形諸白簡者昨舌媿悔不宜以此去也六謂累旨
處分皆御筆親書而外人輒歸老師宜去嗟乎老師以
季氏為何如人而孔子豈乏人倫之鑒者與一則曰女弗
能救與一則曰求無乃尔是過與而終以周任之教曰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况今上神聖媿美帝王而老師
責任遠過冉子若第曰御筆親書則古有手焚詔書封
還內降者夫非雲漢昭回龍蛇飛動者乎此等分際正
非一味清苦可了事者不宜以此去也七謂人比老師
于秦檜豺狼宜去之則人言之失至矣大可恨矣然必
達旋思之有人譽必達以盜跖必達實不為盜跖何損
又復思之必充類至義之尽一介不取而後不為盜跖
又必克無穿窬之心言飾不言飾俱無而後不為盜跖
則知人譽我不惟無損且為有義不宜以此去也八謂

精神不以之贊政代言而用之陳情訴枉意念不暇乎
亮功熙載而移之憂謫畏亂宜去竊見古亮工熙載者
君曰都臣曰吁君曰俞臣曰唏祿能贊政者亦必君所
謂可臣否之君所謂否臣可之今一切歸之御筆是老
師精神意念尚藏蓄也而姚都諫京師特旨外庭又
妄臆代言者願老師抖擻精神意念專用之亮工熙載
贊政而尤加意斟酌于代言之間將譏訕固且不至而陳
訴亦自不暇更不必矣且空言陳訴又何如以無辨銷鑠
之而以寔政周執之乎不宜以此去也九謂已當鐘之

鳴漏盡之年又無榮身肥家之計宜去夫老臣謀國固不當以鐘鳴漏盡為言而滿朝臣工豈足榮身肥家者乎即姜叅政宋御史圖為榮肥者何在操觚既正何患乎風波師出以律何虞乎戈矛不宜以此去也十謂獨恃皇上之知而人言不已聖心亦且厭臣宜去嗟乎此更必達痛哭流涕願為老師一言者也老師試看從古以來相臣有盡失人心而獨結主知者終古以為何如人乎思孟氏論獲上有道而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工矣可見舍師友而求獲上思孟必盡以為非道者也老

師虞聖心且厭而豫言之必達更豫虞雖豫言之而萬口終或不免反快言者之意與其獨結明主而不顧人心孰若收拾人心以共事明主而明主不諫而當世人心諒之萬世人心諒之何後虞之與有收拾有道則前所云無辨與專意亮工與載贊政更加意斟酌代言諸寔政而已不宜以此去也乃宜去之道正不在多惟有與姜叅政宋御史圖則俱去而已雖然老師歷數宜去而至于十抑若勇決若是乎然必達入籍以來見有一疏即去者對南相公龍江相公是也有數十懇

天恩不去者蘭谿四明是也高尚雖同遂初迥絕豈非
操術異軌而遇主殊方致然與孰得孰失何去何從惟
老師慎擇而審處為必達一腔熱血九死不甘故復致
其區區伏祈鑒納曷勝惶悚

附回書

承教媿已具見高識且感忠告之誼朱老先生給假
後本章有關係者雖昏夜必送票擬今弟質朱老先
生不待辨也餘情公何由尽知不佞徒贅無益祇是
行不得接浙出畫掛冠浮海事為極苦極愧耳詩云

豈第君子無信讒言亦惟公察之附謝不盡

復董涇翁老師 許學遠

伏承惠教累七數千言老師之神思可謂太勞而面念
弟子亦太厚矣吾師以頽暮之齡受非常之侮不肖享
遠辱在門墻素蒙知遇而不為攘臂號呼其間者非人
情也師何以憐之深而與之過即弟世間萬事總是無
常升沉進退得失去來如晦明寒暑之相尋無異故君
子無入而不自得其見此明審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苟
為處盈而中虧是必有所不免聖賢于此亦以為常然

而順之寵辱不能驚哀樂不能入是其所以異于恒
人者也人或謂吾師高年履此蹇厄又數十載拮据創
造之艱所謂貽厥孫謀者若不忍親見其損缺嗟乎百
年之前吾身且不知所自來百年之後吾身且不知其
所從去而何有于身外之一物其亦何全何缺何少何多
耶川竭而谷盈丘夷而淵寔我之所失人之所得未為
不可而况以富貴養養之子孫投之艱難困苦之景象
使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又所謂生于憂患禍
兮福所伏者也師之高明洞然于此豈得絲毫芥蒂如

恒情所云即洪水滔天此振古災變而大禹惟行所無
事卒收平成之功秦漢之間宇宙鼎沸而張子房從容
佐沛公定帝業又旋從赤松子遊委功名于何有古之
聖賢豪傑施為作用類如此師豈難取法之耶弟子非
最為是迂濶之談寔亦老師今日全在自處有道究其
天和以濟工壽其諸訟事紛々一聽令孫處置與有司
斷決可矣承師至愛至教故敢盡吐其狂愚統惟尊慈
亮察幸甚

答陳季立書

董應舉

城工已就費至二千金亟以舊石僅城三百丈官助及
周架錢居五百地價一千五百弟之出于假貸者已七
百有奇矣因始事無統紀召匠非人故費之多至于城
基反漲水口迫露所爭皆在宗族親戚之間費力亦苦
然自始事至今城內多生男適有天幸有漂木數百至
賤售之以建城樓十月可得竣也竣則出而賣文有大
文字入手自度可以不愧古人得金還債當亦非貪不
得已而仕出于下策兒輩欲借無利銀數百營運自詭
六年可以還債今亦安有如許不責息財主或大抵做

事皆願不得前後張良弟死不墓志在韓也信陵奪符
志非獨在趙也弟婦而無事志在收拾先人餘緒豈能
顧家哉世間亦未有餓死男子兄乃為我過計贈金五
兩世未有受山人金者而弟受兄者度兄游資無餘決
不與弟若不受是以世人自待于兄猶隔一膜也世
之所受者弟却不受世所不受者弟却受之唯兄與弟
罷了此也弟謂兄五障者非五岳障也以能五岳障也
陶淵明有詩曰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世未嘗病淵
明不五岳也此干之死不自謂能死微子之去不自謂

能去伯夷之清不自謂能清柳下惠之和不自謂能和故無障也一有能心便成障矣即梁鴻會稽周子匡廬堯夫洛陽子瞻陽羨亦豈必五岳子即死于會稽匡廬洛陽上羨亦適然而止亦豈必求死于是子若以死于會稽匡廬洛陽上羨者為是則古人何必首丘子孔子曰吾東西南北人也猶終于曲阜天下不以貶聖曰是不能死于陳蔡楚宋之為達也而以抑于子瞻周子堯夫梁鴻之下子且鴻之南也避黨禍也堯夫四十未娶有司馬韓魏諸公為之成家反而之冀不便周子道州

放于匡廬皆南楚地子瞻卒于陽羨非忘西蜀數公皆不曰吾能會稽陽羨洛陽匡廬也兄引以自放未究其心必欲如是不可不謂之非障也兄既知其障矣而曰吾必如是上障之障也且兄以不營產業不顧子孫為得乎兄有能乎產業日增而尚待七十老人營之即子孫于人亦自不惡惡亦非愚不惡亦非高絕之心無染着在世亦超一出有心出世亦障但以有心出世與染着世塵者較自有懸絕耳弟度兄之所以不歸者有數物在其胸中著書成名一也舊游轉相傳奉勝于局上

一園二也外有美酒入唇暢心入闔止有順昌不如蘇
酒而且不可數得三也老來歸鄉七俗雖缺不如外之
廣大足以怡日四也此四事弟不能為兄解獨美酒則
近得之肖下陳家勝于順昌弟時七市歸夫笑曰此足
以待一齋矣而兄又不來使弟獨酌而笑也弟歸以來
塵冗勞併鬚為加白亦欲走出不能責兄但欲消兄一
障且歸而再出少懈人子心亦未傷高也書解攻後以
北大謬兩軍相薄矢石相及鷹揚在對如林在後不
反攻何以得脫血流漂杵勢所必然孟子誤以武王殺之

耳故以為不然兄又為孟子所縛曲解其說夫周雖至
仁殷民亦豈樂于亡國敵至而禦亡不勝而逃前受敵
不得不攻然後自相踐蹂勢若山崩宗廟清明自是神烈
而必曲諱之曰後者待攻猶未見至仁之效而遂以前
為周先鋒也不亦迂乎殷之頑民三紀未化人心之不
樂于亡國可知武王特乘其荼毒之秋條既之耳以至
仁之主輔以鷹揚老將乃能成功如是之速若但恃仁
不待交鋒則詩何以咏鷹揚尚父也天下古今一理一
心聖人亦是我輩人視之過高便成說謊此亦從來解

經之病也其他馭處亦有無暇尽疏俟晤日言之耳兄
 于世事不迂獨解經多迂然其得處亦甚不少弟苦無
 暇作此業也寧海瑞去亦是做官有事不能捨寧海但
 寧海以謗誦為枉則非大丈夫幸廣其意弟有漫作數
 首視寧海寧海射獵時為亭長止宿都亭可勿怪之也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二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四十六

忠告

上溫體仁書 劉宗周

原任具官劉宗周謹再拜上書相公閣下宗周一介孤
 踪久甘廢棄誤蒙君相特達之知起自田間濫竽武渑
 受事未幾不幸有犬馬之疾屢控宸嚴遂荷俞旨宗周
 從此辭闕且辭閣下而行矣臨歧之際不勝中夜徬徨

自恨此生無以報君恩酬知己恐一旦溘先朝露亦死不瞑目則請狂瞽之見敬劾一言於左右宗周自入朝以來仰見我皇上敬天勤民孜孜望治一点精誠隨事足以格玄穹而對天下真無忝克舜在上而閣下以清執風猷佐之于下君臣相得可為魚水近者宗周從九卿後得與召對見皇上處分御史詹爾選一事益見大聖人之無我且仰閣下之能將順其美匡救其失也宗周不勝舉手加額慶太平之有日矣雖然請因是而推言之今天下外警內寇禍蔓兵連竟無稅駕則動稼連

濟無人耳我皇上飢渴軫念不難種口破格以尽天下之才至起廢一節尤稱曠典該部彙題若干人奉賜環者僅十二人特旨錄惠世揚黃道周中外無不頌聖人知人之哲而惟是該部之於世揚也始擬邊撫則曰非边才而蒙馭繼南缺則曰文武全才而蒙馭至再馭之後竟成寢閣人乃不能無望於閣下矣夫世揚在先朝居諫垣與楊左同調幸而九死一生身聖朝首御即起廢一人且莫先世揚而廷臣之為異己者方操門戶之見以擠之禁錮十年數窮理極冢岬雖有意憐才為

之幾許調停而終不令其入長安一步果奉何人之風
旨歟閣下身秉國成固有以人事君之責者也其意所
可否足令天下分榮辱苟天下有一賢之未進與一不
肖之未退必責之閣下而閣下所為進退天下士殊有
不解者自皇上御極以來所廢置天下士百餘人亦多
有天下賢者而閣下不聞出一語以救正時有因而下
石者至羅喻義之以忤閣下也而廢吳家周吳執御懼
式報賀王盛輩之以忝閣下也而廢錢謙益之以見忝閣
下也而廢又其彰彰者矣夫揆席一地固所稱比肩事

主者也即有殿爭何妨和氣而閣下亦時見其寔不能
容之狀如巴縣王應熊之以人言去也奏辨之早本自
嘉善錢士升展轉相聞而閣下不能正言告主聽其以
家奴枉戍則近于賣友長洲文震孟為皇上特簡數月
參知天下未見其有可摘之過而竟以許譽碑之處一
語不合遽邀聖怒以去則近于罔上夫長洲翫骸之安
以語言得過閣下誠有之矣是時香山何吾驍並未嘗
贊一詞而亦以長洲同調故坐腹誅去則近于誣下即
迨者嘉善之去其建言大闕固辭閣下寔與聞之曷不

曰臣當同坐聖明未必不轉圜如唐御史而雷震之下
顏成縮朒致嘉善獨以言得罪則近於陰擠同官審
是也將浚之為閹臣者不亦難乎嗟乎門戶之倚傍也
與崔魏之惡門戶有以激成之也其誰曰不然乃閹下
不免以分門別戶之心成矯枉過正之見一日入朝遂之
有科場之訟錢謙益本無罪閹下特借題阻其進步而
不虞其重得罪且閹下竟以此進自此人上樹敵處
張弘人之所以加閹下者由過而閹下亦積不能堪一
朝發難明借皇上之寵靈為驅除異己之地二三鷹犬

又稍一_レ起而應之使昔之立異者皆裹足而去朝廷之上
亦見風恬浪息無有不利於閹下者而閹下亦已安
如泰山否乎此殆昔人所為騎虎之勢也即閹下自許
孤立法不避貴怨不避私其最可自信者無如秦鄭鄞
一事鄞誠裨躬不檢臣坐以勸父杖母寔出世間情理
之外終須行勘地方而後可斷斯獄不然將謂閹下之
以門戶殺鄞也又無如揭張壽祺成德一事二人一犯賊
一溺賊業已有應得之罪而動激聖怒以詔獄士可
殺不可辱令聞者寒心况煅煉不已終成文致又將謂

閣下之以門戶殺二人也夫以門戶借三入誠足為門戶之累在閣下何妨別白然宗周聞之昔賢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閣下猶未之聞乎夫閣下而不為別白門戶計則亦已矣誠為別白門戶計莫若就廢籍中擇天下之賢者而用之自世揚始又舉其所最不利於己者而容之舉親舉仇共偕大道於以匡濟時艱上上報聖明稍收末路豈不心事揭之路公功名埒於夷簡沒前思怨怼屬飄風若猶未也元祐紹聖紛無已諸臣即自認邪枉根株連引并楊左亦邪枉殺邪枉者

必正直將何以取紅本一案國是如是身不足惜其如宗社何乃者謠訟起于累臣格鬪出于婦女官評搽於市井訛言橫於道路清平世界成何法紀又何間外敵寇故昔人有去易之說願閣下之熟思之也宗周偶閱先朝載紀如張文忠大札大獄等事表炳宇宙而終以不能愛惜人才取訛於世廟至今有不能為文忠諱者幾分宜於楊沈之獄只是不能救正耳豈必真如傳者所云若其他封疆失事之誅決多自取後人亦一味坐分宜青史之筆往而張江陵功在初主奪情一

事竟以棧豆殉百年尤為可惜閣下自許孰與文忠賢少
間一跌吾不知於爰張二公又何居矣尤願閣下之熟
思之也宗周少不如人長而無述徒以同籍之雅兄
事閣下有年而雲泥聚散往々希望清光即日同朝
且然乃私心耿耿不敢自外左右輒不禁抒此胸臆
似病似狂計閣下得之必擲地罵曰黨人餘唾然宗周
老矣病且死日一夕耳意復何為而自陷倚傍取訛後
來私心敢自不敢負知己并因而負君父也語云美疾
不如惡石君臣且然况朋友乎閣下姑寬之徐取而思之

即其言誠有過者亦將有以諒其心矣

謝病別徐存齋相公 張居正

居正惶恐頓首再拜上書師相閣下居正少不自慎被
狗馬病伏蒙台慈得諒其愚即日南發遠隔門牆未一
奉音徼徘徊瞻望竊念正自寒士非闕閱衣冠之族之
金張左右之榮弱冠登朝賴相公甄接廁在下弟子深
蒙鑒獎雖仲舉知深于徐孺中郎倒屣于仲宣未為過
也知己之恩每懷國士之報假令相公興周召之業使
如正者束帶立朝參制作之任或拾遺左右備九疋之

數雖不能使惡言不至門人加親然進奮短翮飛翔之用退效杞梁一介之死正雖至愚敢不勉乎小人命薄分過災生蒲柳之質一旦溘先朝露則終已無以報知獎之恩死有餘恨竊不諒有慘亡之思秋毫少效于萬一惟相公裁察焉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詞林即負重望三十餘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內無瑣々姻婭之私門無交關請謁之囂此天下士傾心而延聘也然自暖立以來今且二稔中間淵謀默運固非譎識可窺然綱紀風俗宏模巨典猶未見使天下改觀而易聽者相公豈欲

委順以俟時乎語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竊見向者張文隱公剛直之氣毅然以天下為己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歿近歐陽公入倫冠冕竊用方殷亦奄然長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導養然二年間相繼凋謝何則方圓之施異用愞結之懷難堪也相公于兩賢息氣久要何圖一旦奄喪誰當與相公共功者况今榮進之路險于榛棘惡直醜正寔繁有徒相公內抱不群外欲渾跡將以竣時不亦難乎盍若披腹心見情素伸獨斷之明計捐流俗之顧慮慨然一決其平生若天啟其衷

忠能悟主即行帝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泰無期
即抗浮雲之志遺世獨往亦一快也孰與鬱鬱願願而
竊歎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行近年以
來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論于天子
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之情勝也
然其失在恭廢人主之爵祿不能以道自重而求言之
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願相公高視玄覽抗志塵埃之外其
于爵祿也量而後受寵至不驚皎然不私之心上信乎
主下孚于衆則身重于泰山言信于蒼龍進則為龍為

光退則為鴻為冥豈不綽有餘裕哉公孫弘有言人主
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身為漢相脫粟布被良吏稱
之夫京師四方之極大臣庶民之表也自頃內外用竭
習尚侈靡貧者短褐不完而在位者或廝養厭梁肉此損上益下之
百姓蒸藿不飽而在位者或廝養厭梁肉此損上益下之
尤者也誠宜倡之以儉視之以禮弘晏子狐裘之節覽
詩人羔羊之詠庶儀刑百辟易移侈俗也夫天子有諍
臣士有諍友故能動不失則故葯石猶生我美疾滋毒
也端人直士葯石也令色孔子美疾也然端勁而難親

令壬柔而易狎傾佞之人未語而唯々未言而諾諾較
德則擬于臯伊論功則卑于管晏足使人志滿情逸受
其面謾此高允所以深疾閔湛謂其所營尺寸之間而
貽崔浩無窮之害者也願相公擇士之端諒者使在左
右資其匡輔聞其讜言亦鴻業之一助也夫士習者人
才之關也自項士氣頽靡唐恥道喪言直顯于贄雉
俾孔多于止羊之溫逐臭相煽成風豈可令明主在上相
公在位而習弊至此夫爵祿賞鑒所以磨世也唐恥節
義所以建標也爵祿賞鑒不足以激上才止可以勸中

人耳然上才百一中才者多今爵祿賞鑒常歸之庸既
節義則中才者望標而趨矣迨夫清議已行士氣已振
然後相公鎮之以無名之樸醜之以醇和之氣即火化
薰蒸風俗長厚矣此相公今日所得為者若夫格天之
業致主之功固非末士所與且愚蒙未諳故不敢言也
夫醫蒼蒼之翔無巨以論九蒼之高蹄涔之遊無以測
四溟之深相公德冠宇宙知蕙象哲而下走欲以管窺
之見仰禪高深不狂則愚且以下賤干非其分不知者以
為預結于左右也然自惟受恩深重苟有効于涓埃即

剖肝裂膚亦所不辭况恤其他乎古人之言曰近而不
言為諂遠而不言為怨今將遠矣不勝感激縈積鄙懷
臨發潛然詞不宣心仰惟相公清閑之燕垂察狂狷之
言幸甚

初答臨川張侯書 文南英

別老父母後從吳甫令古接台諭即欲作報章而未得
轉致別諭于地主故遲遲未復此詳達台囑方擬削牘
上陳而地主已捐俸相贈因束裝放棹於歸塗便奏也
本應躬叩緣榮行已逼人事匆而不敢弟亦尚有文

債未畢速旋虎丘畢之計樞謁必羈半月又度不一月
當謁賀治所目前班荆酸話不必縷也老父母文章
經術照映江左曩時辱以不肖於聲氣之末今又得仰
庇隣封方此之時交遊朋舊莫不誦道德進聲譽於前
而不肖獨由古人之義每進見及退而語人必不以諛
而以規以勸蓋知老父母為聖賢為豪傑則必以聖賢
豪傑仰待老父母耳不肖前對謝象老曰張受先不
患不廣患不勇所欲更益之者有三言曰擇交游慎舉
動却名譽而已今老父母且蒞事矣不肖所進仍如是也

夫臨川之政為未見於施行而太倉之民家戶戶稅操此為券不卜可知臨川之政不肖未敢預言而太倉之政則不肖願更端焉夫古之聖賢莫不廣以持已勇於任事然亦有廣於持已勇於任事而不至於聖賢者何也知人之明事先之哲不如聖賢耳蓋不肖之鄉有鄒南臯先生以直諫清節聞天下居鄉受訟牒必領其不平者諍之有司然而門生食客山人星相族子狡奴時從其中上下其手先生勢不能不寄耳目焉有司從而寔應且憎矣故南臯先生之諍不少及今捐館以官保

總憲而家業不滿千金然後南臯先生之心跡明不肖之鄉先時又有羅近溪先生者篤交游明理學門生有一長喜見於色其諄學子弟有緩急千里來叩必以其身任之或諍之撫按或諍之他省撫按然終不免以熟腸受諍又終不免於廣交受欺至先生捐館家貧不能具棺而後近溪先生之心跡明夫兩先生者可謂廣於持已勇於任事矣而不能至於聖賢知人之明事先之哲不如聖賢也今日太倉之政老父母已中分太倉尊州之權而謳歌訟獄者歸焉得無有寄耳目於人如不

肖所慮者乎推而之於臨川亦如是也不肖於臨川之政未及早知而先舉太倉之政以告焉者如此雖然願老父母守之以恕今日老父母為鄉紳則上侵太倉州尊之權老父母為臨川若有欲為老父母所為者則將任之乎禁之乎彼亦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任之則不可禁之則不怨然後知聖賢于學問之際兢乎難言之矣不肖行矣不叩潭府既恐以口腹混台度又恐以私進語言貴治部中縉紳豪右以中傷疑不肖想默解此意也虎丘尚有旬日留印入武林當與台旌相後先也

寄木公書

徐芳

日者惕菴過山中商及道兄事官若年侄云曾于他友處得尊指頗有不鄙敝鄉之意以向無主人故擲之去若是一旦苟有其人高賢之履可以重納無疑矣但不知道兄將來大意將深山乎抑高座乎如有意深山則茅蓬尺地何處不得二三蒲蔬之食安往不辦如是將人上願為主人不但弟與惕菴矣如必高座以舉堂頭之職則一舉必携數侍僧一柱錫必備諸賤事兼四方之初手磨至六時之賓客蠅聚非大叢林之地不能

客非象檀施之力不能給而皆當艱苦人尽退息雖有其心誰敢冒然任之故弟以為道兄將來所處尚宜審擇夫出而勞孰與退而逸且道兄今日又有宜深山不宜高座者此又可以意喻不可以言傳也道兄不嘗學易乎易之為書原不必多只此潛龍勿用四字上自王公卿士下及崖栖谷汲之子無有一人能踰越者勿謂方外無龍方外之龍遂不可知潛也方外不知潛不名為龍方外之龍而必竟其用泥沙之困菹醢之厄必及之矣且夫曾窞龍而祖者也其受永黃梅宜可嶄然立

見頭角而四會之隱翳光匿影與獵人起處無少異油油然周旋于蝦蟇鱸鮓之間也可不謂潛乎非風磻一辨因緣逗漏遇之者直以為葛藤而已寧辨其祖師乎懶殘龍而聖者也其在衡嶽不自知其聖也役可執匕為而已而且餐餘之粒可以療飢糞污之傍可以托宿非深于潛者能如是乎使于其時而有不堪岑嶽之心自歸于衆曰我聖也謫也諸方之物色奔走必將闕然而至不但失用晦之意而其胸次亦淺躁極矣何以不測而神哉懶殘之衡嶽亦懶殘之廡下也今道兄之人固

懶殘入衡之人而此日之時又曾竊韜衣之時然且
峩然高座使天下指而目之可乎哉夫高座方外之見
而飛躍者也而道兄曰吾如是可謂潛矣無乃於子位
時乘之義推之有未廣乎秉燭以匿影逃暑于烈日之
中而更疾驅之豈惟無益無乃滋甚此語在他人不敢
言即弟亦幾番踟躕然終不容不言蓋亦有愚忠在惟
道兄察之也易又有之括囊无咎譽夫名者庸子所
趨高人之所避也道兄之于名一日千秋兩得之矣此
避謝弗獲之日尚近之乎高士神僧兩傳其說詳矣奚

庸弟多贅焉春月蒙施公賜書且致隆既詞旨冲摯甚
感下交先施之意山居阻僻至今未獲奉報便中先為
致辭意猶和大作二首篋頭寄正其再拜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三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書四十七

攷古

上侯城先生第二書

王紳

向者不揣愚惑輒獻瞽言於左右蓋祈執事立言著書以振天下之聾盲情激於中不覺覩縷執事以為然耶談笑納之俾副其望可也以為非耶訶叱而麾斥之不為過也今既不遂其請願乃賜答以千數百言若有所

論辨者尤見執事之德之弘不以言之不善而遺之獨固守其謙撝而不變又且道之使盡其言者是豈紳之所敢望哉然而有不可已于言者故不得不終其說也執事懲揚雄王通之徒未明道而著書為無益于世遂欲躬顏子黃憲之行俾默：無片簡之可傳而後已是猶怨人之病風而惡出畏人之溺水而却游也不其矯之太深而過情也哉且天之生聖人也豈特獨厚其身耶亦將用其有餘以補其不足耳觀乎堯舜禹臯陶益之典謨高宗湯武成康伊傅周召之訓誥若孔子之所

以刪述曾子思孟子_之所以繼繩其大要皆所以成已而成物也以是聖人雖不世出而斯道不終泯者以有斯文之足徵也今執事又謂斯道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縱著書不能加于孔孟故辭讓不為是尤不可也且所謂成已成物之道六經已具載矣孔子無言可也而猶不忘于弟子之問答孔子大聖也其言該博無遺宜若無以加矣而曾子猶用心于大學子思親承曾子之授且聖人之澤未遠可以忘言矣亦汲：于中庸孟子時異端雖起苟舉聖人之說而闢之亦可矣乃反

覆乎七篇之言至周元公道絕千數百載文獻昭：尚在也亦必以心得之妙筆而為書其後若二程子若張子若朱子若呂子輩莫不各以著書為事其餘紛然作者不暇論彼諸聖賢者豈不知天下之道一揆也聖賢之至不可等也然且鯁：焉若此者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至仁之心也今執事言行皆取則于賢哲顧獨于斯而避之此紳之所以未曉也且執事之所以修于已者美矣而士之所以望于執事者亦至矣正宜寢不安席食不下咽拳：夜以繼日而圖副人之望尚何暇恬居

安處而俯與紳論辯去取乎哉惟執事深思而毋忽

與徐仲章書

凌翰

春仲舍任歸匆促殊甚乃不能折一束累辱存問何以報之一向風翮不到六月水災乃爾太酷蒼奴八月始得其悉窮山杳：可知也某自去冬惹得邵武府志在手俯仰出入下甚不如意論欲公而撓于前筆欲直而掣其後且恨此地乏才徧郡中與無一人與語者某竊計之府志之作昉于晚宋而盛于我朝今之作者類例取法于一統志固無不可但馬遷史記後世史學之宗也

郡志既一郡之史則取法于遷可矣故為六表二十四書十二列傳以盡括一郡之事而每事必致之意焉其格既非今之郡志比而直書公論于人或有所不堪故上下交以為病又區區鄙意一毫不達于上且或從中止之今且廢閣矣半載辛勤雖成虛話然亦不可不謂之幸也大抵此事必位尊名重者為之其在于某正所謂力小而謀大者此書一出郡人不免太譁或者偏見自是不得良朋一商之播之四方安得無議既無以厭服郡人又無以解朝天下廢閣之幸豈非誠然幸哉幸

哉地僻無可與言友朋睽違隔絕千里不能時接高論家奴還郡亦漫及之婆野澹衆子巽輩日與周旋樂甚其欲各奉一狀多致寒暄亦贅辭爾請一叱之名焉則書在此書矣不盡

與沈吉士書

姚翼

古之儒者其為學也精而專其談經也雖其於聖人之大指或中或否而要之各能成一家之言以授其及門之士使轉相誦述以不改其說是以其師或終身焉無所遇而困于草野厄于下位則其門人弟子之得時而

行道者往：歸讓其師曰此某氏易也某氏書也某氏詩某氏禮若春秋也是故其詩之說得以著于人：而或因以顯其身載之西漢儒林傳者班：可考也今之世號稱經師者其所接受不過分章截句之間又皆互相剽竊于陳編舊簡之中而非有出于胸中之定見不足以及稱某氏之說是以其徒之所習亦未嘗專門而無改而其間豪傑之士以明經登兩試踐華履要者皆其自得於研窮討論之餘而非其少所傳習之故雖或間有一二耳聞亦雜焉而不復知其何所從受如是而為

師者欲因及門之士以顯其身名其亦難矣是豈學於人者之不如古哉僕于虹臺借有一日之長僕困厄無遇而幸虹臺兩試高第為天子侍從之臣深愧昔之談經不能精專如漢儒使虹臺今日得謬為推讓以存古道獨生平所為古文辭數首雖不足以齒於立言之士而播諸人：或亦見其少出風流輩向辱虹臺序次而表章之此即古之遺意也特附往二種共十二冊遇有部使者督學及他當路諸公自京出豫章者幸即以此為先談則僕之賴藉於虹臺者多矣所從附者門友譚

子以恩貢上春官乃滄庠佳士虹臺肯推薄分亦通家兄弟也古之愛是人者猶及其屋上之烏而况其友乎惟虹臺之念餘容嗣布不思悉

復沈啟南史明古書 張寧

承來論文斐之作甚美事非二公其孰能輕任此責無忝無忝寧聞舉大任者無餘力當衆議者無全名海內百二十餘年英華氣即盡萃吳郡必遺稿充棟極數十年之精力乃可言備幸毋以述而不作為易：序首引孔子文獻不足徵之語極是博雅則所謂文者實自學

行中來不在于文章末技之班：者其義例所關必當有大規模大綱領此古人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取舍刪定斷自至公不必恤於好惡而徵詞假托以為自防之具一舉所謂無間窮達惟文是取善矣乃乃昌言僧道異端悉錄前孔子所謂文獻固若是耶附會牽強猶不足取而墨行儒言則偽語也乃反取之若不可為訓苟有甚不得已亦須附作別錄不可自公為格例也二舉生于元季卒于國朝其間出處終始仍防閑涉不宜止以生死為準三舉生者不收固自有為非欲盡錄

其全集不必言著作未終而亦難比史遷立傳之例也
近世堂名別號文字濫溢誠如四舉所言設若有如待
漏院記政事堂記者可例棄邪官盛而文不彰自應無
預何必復言况立功立德言本一源也豈可謂自是兩
途此言大誤若自是兩途者即所謂文獻矣大抵聖賢
之文不得已而作若有之無益無之不為損何取于此
文古人謂無聞世教雖工不錄此編集之大閑不必復
生節目也寧老病荒惑識見淺薄承來諭往及苟有所
見不敢不盡所以盡朋友之意耳若執經議禮肆為贅

詞不敢也不敢也

與少司馬曾確菴論統部書 趙貞吉

頃為著錄事邂逅之間率爾以書史相浼託又承分惠
廩餘對之含愧然錄書事不中止則此助不可辭也夫
僕少日已有此意矣隣老復圖之知日已暮故走欲速
耳恭惟我公進輔聖明平寧四海使元、樂生而他山
有遺老焉垂白把筆日孜孜指拭簡露時求新義以答
來學豈非粧點太平之一事乎嗟夫道之不明久矣世
無正眼史失其職道術分裂紀述無辨後生不見古人

之全因仍俗學老不知有向上事豈不悲哉嘗謂世無
至治因無真才世無真才因昧正學世昧正學因無正
眼夫具正眼者紀述擇法之人而史官之職也昔夫子
之作六典也春秋其統也書詩其制行也禮樂其藝志
也傳具體於統而術藏用於易此聖筆也舉其宏綱而
百王之道同經世之法備此之謂正眼司馬子長史世
守史官欲繼仲尼之業叙六家指要以見已制作之義
卓矣惜其擇之未精也夫周衰天生三聖以勞世仲尼
也伯陽也子羽也謂之天隸生以經世者也其任判其

歸合者也其徒紛：而道亦流靡夫刑名儒家者流也
陰陽道家者流也縱橫墨家者流也今以其業之流靡
者與其人並列而為六可乎于是班生增為九流自後
經分專門業有百師法承千訣離而不合散而不收以
至于今矣此僕謂前人法眼未具之大略也茫：宇內
逝者如斯誰念之哉嗚呼小子何敢讓焉欲為我明增
一斯文赤幟以摩前史之壘而奪其灶敢對敵而稱無
勇乎往者聖水寺中奉晤夜談語之粗具今復舉略而
言之矣於此際掃室落筆欲先造統部夫統者子長以

為表鄭漁仲以為譜朱仲晦書甲子于每年上以為繫
屬於天邱仲深畫圓相書代號於中而黑白之以進退
其人諸史於此注意者尠矣某以為統者君道也天命
之所在也曆數之所歸也九州之所往也正朔之所自
出也夫子書王正月大一統也統不先正何以經世故
其書先統夫統者圍而無外之義合而為一之名也有
天統焉曆數是也有地統焉九州禹跡是也有人統焉
九州共主民所歸往之一人是也夫天統無變更也地
統有分合也人統有正劣也自今年乙亥逆推而上至

秦平齊始皇帝即位之歲皆書其每年大餘小餘而定
氣朔之度與交食之于簡端焉謂之長曆雖未叢焚臍
青衣行酒大壞極亂之代而冲漢之運未有一息之停
故曰天統無變更也堯命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是數
也氣歸于一人焉則代天而承統而天必與之以九圍
之地是其證也故合九州而圖一圓相以著于甲子之
下每代之上○為地統焉夫地統本無分合因人統有
正劣而後有分合也何謂人統有正劣圓圈之中著一
畫焉○即一人也一德也天命人心所歸而正朔之所

自出秦漢唐宋創業之君七制三宗守成之主皆是正也然正不可常繼必有劣故繼之以字 ① 一變而為字 ② 者太陽之戾氣人君失度之象也字必有逼而蝕者起故繼之以蝕 ③ 有四義焉 ④ ⑤ ⑥ ⑦ 上者母后之逼也下者妃后宦官之逼也左者強臣勅狄之逼也右者權奸柄盜之逼也逼蝕而不已必既故繼之以既 ● 既則書統亡矣夫亡者人事之未定耳天道穆 ⑧ 可得亡哉既而繼以彗 ⑨ 以彗隕字之戾氣流毒而四溢也四海土崩羣雄戟立而九州無主有雲擾草昧之憂有掃

舊布新之兆天命若定則復為一如其未定焉則勢必分故彗後繼之以分 ⑩ 自分而上至于字皆稱為劣夫均一統也正者一而劣者五天人去留之際世運否泰之機皆係于一人焉經世之主觀之可不畏哉不可念哉又按有蝕未既而即復一者漢文帝是也以有臣也蝕既而能復一者東漢是也以有君也有食既不可復合者故蜀魏吳為分鳴乎九圍不綱民將安仰昭烈雖賢史臣不敢先天而與人以統蝕既而勢大合故元滅金取宋而定一鳴乎九有已式民將安逝元雖外狄史

臣不敢後天而奪人之統所謂因人統有正劣而後地有分合者此也乃予作統部之大凡也此段本不當重書以擾清疑而始事之際枝養不少舟中取而觀之以發一笑惟真寧養愛時赴闕逆發功成而言讓標秀而容恭朝乾夕惕為君臣之冠以慰老叟遠道知己之思滿懷滿望

與胡掌科論陰符書 徐需

承諭陰符經乃戰國陰謀之書朱晦菴註釋之過矣余以為然昔揚雄作太玄法言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

好之者以謂過於六經若陰符書中極有至言未可以詭異而忽之也吾固表而出之其曰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人有思慮知識神矣然有所住則有方有方則限於一隅而不能神天下之神無思無為似不神矣然而通天下之故盡萬物之變者此也非不神之所以神乎此理易中具言之非陰符杜撰也又曰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于三要三要者何耳目口也人開眼便逐於色聞於聲神馳形散何能作主惟于三者而制之則外無所嬰內無所着神定而形完可

以變鈍拙而為巧智矣又曰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
一源用師十倍即莊子所謂用志不分疑于神瞽者聽
聾者視志不分也故能善天下之視聽絕其一而專於
一則其功十倍矣神之所以神非以此哉又曰天發殺
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走伏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其盜機也不可見莫能知似戰國陰秘之書也不知殺
機者只是變化運用之機如弩之發而其機在牙毫釐
不可爽也得其牙而制之闔捍在我張弛在我百發百
中而天下莫能違也又曰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

命如漢唐諸名臣得其機而善用之故轉移居心樞
紐時事以成天下之大功所謂君子得之固躬固躬者
安其身以安乎國家此機不可無也儀秦之徒亦窺見
此機故揣摩人情曲情盡事變縱橫六國世主無一不售
其說但其用之不善以濟其貪欲之私故至殺身所謂
小人得之輕命此機不可有也又曰自然之道靜故天
地萬物之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
順矣余謂天地萬物之道靜故生陰生陽而萬物化生
亦翕聚發散理自然也然天地之道浸故陰陽相推而

变化順浸之字最好玩味陰陽漸消長故能運化寒暑之極至于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為病者其變者漸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矣聖人之化如寒暑晝夜疊而不能自己者亦漸也故雖變革之際亦必已日乃孚革而信之不駭民以強其所不欲天地聖人以浸哉細詳陰符前後三段一論用功贖乎專二論施為在乎機三論成功在乎漸而總之以不神之所以神也中庸論至誠能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而歸之以無所倚易論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而括之以神無方而易無體相符合也惟誠則不倚惟神則無方無體茲其成經綸範圍之大業也聖人豈欺我哉陰符經出于鬼谷鬼谷宗乎老氏皆古之格言大順不可以詭異之書而擯之也故從而表章之惟高明折衷焉不盡

與陳博士論儲書

沈懋考

不佞少入都門聞先輩李尚寶伯承多奇書于鱗子相輩與之游得覽人間未有之書余登朝之日晚不及為解帶交意津嘗慕其人後入館求所謂中秘書者金

賈高鑰篇目略可窺其書則御府有主者不可得借讀焉問其故云往時^揚石齋公為相其子用修內翰恣觀中秘所儲因視尤異者請去錄之不復還用修父子以議禮得遣去彼時人曾論及之自此館中諸君相沿不敢借秘書雖云讀書中秘外間不省其無書也余館下弟兄唯陳元忠多書性最嗜書相君之子力能得書于四方士大夫知其意往輦書為贄元忠性無忤忌每與余商訂書之真贗繁複蓋亦有年余因勸元忠據類書注書中間所證引之書覺其篇目不經見者日月標

記令書買時：博求之無意中每得奇書又據天下書目考其版籍在諸路者時：馳尺一牒交遊間如目搜羅期得乃已大都周秦漢晉以上書即一二冊皆炳然有殊義唐宋下卷帙甚富書肆中盛有之此何難得即得之不奇也自戊辰至甲戌七年中元忠以此法得奇書三千部余既謝病歸元忠以家艱去：時慮蜀道崎嶇不可持携托之士大夫又恐宦跡萍浮而失之托之素所善戚里金吾者五七家及丙戌春元忠與余晤即次前五七家者其人物化居第再易主或遭祝融燔盡

所寄書囊大半化為烏有矣俯仰今昔我兩人始議聚書如此艱難忽然泯盡相對寥落亦大可惜耳余因感歎三五來竹素圖牒一燼于咸陽烈焰再擲于董卓挾遷中路散逸者三千輛三遭靖康之鹵搜索載去委棄乎桑乾之波中書故是神物不當久留人間豈天假乎令案前吏收去耶其或遺在人間不盡者又安從得大力人一：羅致之耶此恐不可再莫矣異時謁者承傳宣詔購求天下異書士大夫或同此好不生人我相盡出所藏與世共之而又從班孟堅劉子政之徒知音朗

鑒從中次出七略四部倘其復耀人代真天下勝覽哉方今五緯如璣聚在壁府天啟昌明後來必有代興之杰執事者俟之矣

論好學宜求秘書示友生 沈懋孝

余聞之殷正甫學士方今禁中書鈔本不經見者甚有之多雜儲而不精時無劉子政別其流略品其真偽惜哉乎富而無紀外間亦莫得窺焉同館張廷芳為余言士大夫一入榮途好書者絕少即或有心廣購其人或識力不足渾：緇囊誰為具目鑿寶者故名為積書之

門亦往：無竒書汪伯書司馬為余言本朝讀書博雅
前推丘仲深近推楊用修其學一以考訂為事博則博
矣亦太倉之紅耳論其家寶絕少流傳人間者今後生
諸彥生乎太平熙洽之代天下異書自嘉靖到今時：
並出倘有沉精好古如楊子雲之得異冊于嚴君平者
乎其人若肯游神在耳目冊素外津：有馨香則其骨
力必竒致思必深必能到人所不到處得人所不易得
之書所謂扶搖上九萬里風斯在下者此其致也嗟：
古者削竹為簡點漆為書雖以銅觚編以帶韋難得如

此每書一卷竹簡載之盈車持携之難又如此今鏤木
傳天下日以千萬計乃人愈不好書愈不能蓄竒書信
乎古人別具學問真非今人所及也兵家名將必蓄人
所不見之韜符醫家名流必有世傳不售之方書吾輩
乃獨少此一種探求見解祇從市肆上買活套媒祿書
游浮神爽止是忙括中伎倆復何補于人之國家乃猥
云士貴通時何必好古：人不可見古書盡泯不復傳
其何怪焉如曰道必六經事必諸史文必左馬詩必屈
宋此在人面孔唇舌上事必復何云吾所以云：者非

好索隱也名山海藏至寶在焉必遇其人精光乃發亦
莫有如林翁儒桓君山之流倘能問奇起我云耳

答張天賦秀才書 祝允明

女德秀才足下寅簿范君來接手書即座上拆觀辭義
藹然僕恒歎今時俗浸窳古風闕寔大夫士相臨以位
當其時翕如鐵磁一分携頃便邈若山河寧復望肯
一勞手筆寫心以相浣也忽乃遭此慰悅何量然而足
下之為此不以率規式苟為美觀僕搃萃其旨大端有
五要以僕為可以益足下故至若是凡所以待我與所

以言我足以益足下者誠太過太過雖竟莫之益又何
可以無復故頗為細條足下諸端而更以平生所得一
二繼之以極所望不負心契夫足下之旨蓋以僕為有
德為有學為能文為能教育為當進顯位嘻僕何所有
而敢當是羣美夫德則多目矣自聖人全之賢人夫得
參有觀古人蜚光未葉或以忠節孝睦若政術勲華循
良剛鯁博厚猥介文藻高逸伎術奇類不可枚數苟得
一足以服人苟一無之則名亦一無之如僕者乃誠于
德多好而弗能得也高明沉潛猶弗能就其一况克

而中乎中則全矣雖弗得實深切刻其心謂未有果無毛髮之善而猶人者故平生摩厲若自得銖分不敢以謂人也獨惟弗能且已以為將口持之以進夫人或因而信之遂由以成德我雖不肖令天地出一善事成一善人不既美且樂欣所以每事輒徵古今人可以長人者以類舉而諄勸焉足下所謂教育者亦殆此類耳然而其力幾何夫所謂成德建名乃不一塗豈于今而不然是故忠孝大節百行細目患不果為無患果而弗成患不果成無患成而弗名吾願足下之為善由是而益

果也果而大就也凡在此日為善者尤以勤勇二道為難更願足下之果益加策功在二者也勤校分陰勇先萬夫齊賢作聖誰恡誰沮吾料足下接愚此言應犁然首肯心協而額：矣乎世人為事類欲先立門戶幸足下務其實毋尸其名凡人好尅指一而期之指一而譽之且弗爾不怡然從究之口身而身一者六庶幾矣其口最以所謂道學者為高然由僕論之是非美者道學也道學豈不美乎為之非誠其病不勝故為不美之冠斯習嶺粵特昌深喜足下慎思明辨之也德之可為足

下言者如此足下以僕為猶或常仕此中此持足下愛我獨欲之愚恐足下外無一人欲之也而況于僕而自欲之乎僕誠不善仕其故大帥不能克己不能徇人不能作偽不能忍心視時之仕者若神然安能企及之哉幸足下尤勿以此相俟又況末所謂擢且重寄之云足乎夫以是三者待我：皆末之承矣唯若所謂學與文者可為足下深言之因稍舉其槩見引而就足下之所有所切者會融而陳焉足下之質穎矣才邁矣功勤矣學厚矣文美矣穎乃求：勿苟於細邁乃往：勿岐於

側勤乃投：勿虛於適厚乃積：勿累於粗美乃善：勿机於凡學者士之食也質者學之田也才者學之稷也功者學之耒也文者學之饒也凡人之質千科百倫然而人之生斯世也古今一也其支骸口目膚髮無不同奚有於質而獨以後先異然至要其歸每從世而下矣何哉斯非質故也氣易滿盈惰悠日時誤其一也志念不卓徇世遂俗誤其二也碎尺璧以作充耳翦匹錦而為履綦可勝惜乎惟才亦然古今之稟既同或同高而效不同等者其病猶質之自誤也繫馱馱于漕車艤

風檣于磯杙如之何而達故足下之質如完璧匹錦才如馱馱風檣吾願足下有以成之達之毋碎琢寸翦繫而臆之為也至所以成與達之者其方并列諸後即學與功而一其事者也夫學成以勤疇其不知然而古之為勤何如哉蓋將後分陰如窮年用寸跬若干里語其至者殆千萬于今士矣僕嘗聞隣院童子僧旦起誦其書無一朝廢或時見之問所記未幾已易一編稍久已數十其書視儒家言尤難成誦予因笑曰彼為此者上欲作物佛下欲成為僧以自養一生爾今為士學者

上欲為聖賢君子下欲不失為儒生取官祿爾即不為上為不且不與彼庸孺子欲為一僧者同力是斯童也勤于不勤之士也知成在于勤智於不智之士也知而克之勇於無勇之士也今士動輒非僧佛此一學力已弗若之矣則今之勤學者抑亦有若古之勤學者乎雖然蓋有之我未之見也古之為學者何也至于今蓋亦多矣矣其在于初將明理修身以成已用于時以立政安人建之為志行之為行施之為功業宣之為文章充如也已而日以壞且浮大較以為人士以為人期其身

世以為人期夫士由是徵辟舉聘之制作于上徵辟舉
聘之身起於下其道乃是而其實多非自夫子之日已
病之矣逮乎○○以迄於今寧獨為人而已乎其間不
能以縷計波衝颺顛馳汨繆迷日不可支而壞焉一壞
于對策又壞於科舉終大壞于近時之科舉矣且科舉
者豈所謂學耶如姑即以論其業從隋唐以至于宋則
極靡矣今觀晚宋所謂科舉之文者雖至為猥澆亦且
獵涉繁腐綺偽珍紉綴鉅鏤眩曜滿眼以視近時亦不
侔矣其不侔者愈益空歟至于蕉萃菱稿如不衣之男

不飾之女甚若紙花土獸而更素之無復氣彩骨毛豈
狀夫語哉而況古之文章本体哉而又况乎聖賢才哲
為己之學云哉今為士高則詭談性理妄標道學以為
拔類卑則絕意古學執夸舉業謂之本等就使自成語
錄富及百卷精能程文試奪牛魁竟亦何用嗚呼以是
謂學誠所不解吾犯衆而非之然而非有知已有所為
如是下之問焉則何必語乎是亦招尤之術也今為足
下則盡之意以足下于此業已精詣其於時取不取非
業之咎勿徒止乎是以為學萬分一慮足下以此質才

與功學者專止乎此則是前所云誤用者之類也既語至是因即請道其方凡治經者先誦其文且未思其義言：不遺矣乃取漢賢註傳而究之次取漢後及唐賢疏義而究之又次取宋賢所傳者而參究之決擇自得于已斯一也已今士從幼便讀宋人之傳少長從舉業師一繫足後更無還期蘊首泥目甘意曉下與聖門遙：傳胄漢至于唐諸師永不識面悲矣請觀皇祖開科詔旨士治五經皆先以漢唐注疏參以宋傳不知今日何為而從不聖訓也或者槩諉以朝廷以五經四書性

理大全書為準的是矣又不知太宗亦有詔旨必令禁斷古註疏否歟先後聖人然則果有異同是非耶故僕勸足下宜尋十三經註疏窮之當自有得乃自有謂非可一旦強廢：云也若患嶺外無此篇藉幸力致之或他日仕達得之猶且加一翻力亦不至如前所云也此治經也其于史也先取春秋內外傳乃至漢史以降及宋元十九正史治之君紀臣傳以繫事者爾：志以繫制度時變者爾：得失分矣幾業彰矣勸戒辨矣於是他籍係史而今不恒綴之十九編者如後漢幾家三國

幾家之類求得而通治之他如通鑑之屬史通之屬少
有簡輯議評之力者繼之野錄霸書私史小說之類又
繼之斯可已今之自幼則以近人所類故事等迨為舉
業便事勅提舉工于短簡挾策若所謂少微鑑史畧之
類而歷世本根國書罔聞知倘逢一疑覓一微茫無可
尋若因應爾吾又不知此何學也請足下取十九正史
者治之漸以及他若上所刻節本摘編一閱而去精評
謬斷收擲剛察決擇自得要于有用大畧與治經同也
經史以外百家子類然也勅求決擇自得致用與治經

史同也毋曰台惟知漢董隋王唐韓可尋也猶未歉也
而餘不知也又毋曰台惟知周程張宋可師也無可議
也而餘不知也此非萬世之論也僕斯云者亦春秋
知我罪我之旨非可一語為足下立畫之足下倘從之
自知之也凡治經史子極于問思辨者皆學也至夫篤
行之則為己者得矣凡典冊不越經史子集亦學也
或以為文爾集固獨文其間用有與經史同焉又烏
可以不博此與為文之說一道故遂言及之夫物必有
則亦必有容有則者必定久而小有變移趨時其定者

不可議而更正應屢救以回舊貫文章者物之至精必
有則必有容有則有定由時小變正應屢救以歸舊貫
要知若縫人為衣舉綺紈布毳精䟽殊寬縮益損度制
殊及其成衣一也奈何論文者徇今并反乎古要自宋
後繆極於斯嗚呼豈有古今相承千載而下數口翻覆
遷易乃欲為定辭耶今人幼小輒依閭閻童兒師教以
書市所賣誦為古文者一踏舉業間門即送制置度外矣又
欲自進亦錮蔽于宋後陋談問文曰祖韓又曰韓柳歐
蘇早問詩曰宗杜又曰宋猶唐耳噫闇矣哉默而知韓

杜等者貴矣知韓杜等未足擅衆而止吾者幾人焉知
韓杜等未足擅衆而止吾者又貴矣知而自信以自遂
又幾人焉斯其誤寧小：然嘗使乎列今昔文家吾為
第差之一決若陳算無或疑塞如將聯及近來則吾不
能矣每遐覽先英以逮後來便將狂笑九京亦不知斯
文何厄何振當即返正乎歸而還乎以為今是昨非一
成而非議之乎何為同人于野者痒：也然此猶不可
與羣語與足下而不語又不可故畧為云爾復不自己
啓一要術為足下贈大都欲務為文者先勿以耳目奴

心守人謁語俚人脚汗不能自得。而不者心奴于耳目者也。請吾汝德自以吾累目察而上之觀宋人文無若觀唐文觀唐無若觀六朝晉魏大致每如斯以上之以極乎六籍審能尔是心奴耳目非耳目奴心為文弗高者未之有也。至于元與本朝之文雖佳者亦無必多視其否者請與絕迹毋令廁我面側終日跨蹇駕不越數候一乘飛黃便自千里安可忽諸。以下為吾為有學為能文吾豈有字缺二能之哉能言之如此尔大畧足下淵淳虛白大似黃叔度英秀朗察如復楊德祖誠具

美之器超時之珍也僕所以欽愛而不忍舍既已成而而猶進也大欲大發而猶祝也夫古之學如彼其究如彼今之學如此其究如此是何遠絕也成否而已矣成否何也勤惰而已矣勤趣好而已矣成也存乎勤也存乎好也存乎識真不真也而以好則必勤焉勤則必成焉一黍之食一黍之力焉有絲毫事苟不勤得之又焉有都不勤極怨勤之不當勤不當最切誤事凡具上諸語吾以為吾汝德語祇是耳載願汝德省之為可用力之不可汝德意置之承邑志之訂甚善比僕自校有三

五誤處割出改本付殷生修刻亦未知傳當否乙亥字
誤亦已告之今仍發諸誤處去煩之下更一取板觀如
未改盡煩就以此書示諭殷令即改定序文之作尤承
厚雅請即速為之以慰懸；但書無前後序之說在後
者當書作跋尾或只為序不用後字亦庶也僕久以家
事未行不幸殘臘添一丁數日而夫老懷方此作惡以
足下至爰漫及之此月二十八日前後決行矣高文早寄
一觀然後請逕自入書但刻工之費未辦倘可成刻千
萬印寄一本某頓首正月某日書發

